亞洲運動會(六)

源於奧運 李漢源

2006年亞運會，香港有參與競投主辦，而當年香港申辦的口號是「Hong Kong for sure 香港一定得」，可能這個口號太過自信罷，最後由卡塔爾多哈奪得2006年亞運主辦權，「香港一定得」則落敗而回。

申辦這類大型國際運動會，雖然實則活動日子只有短短幾天，但其工作可謂多如繁星。事前工作除了先游說各體育會員支持，亦要計算本身各場地設施，所有運動員的參賽成本、工作人員、義工、傳媒村、選手村、交通、食宿等等，概括很多細節。當年香港政府曾找一間英國顧問公司研究申辦亞運的可行性作報告，顧問公司與我詳談了3個多小時，我也有給他們提供了很多我的意見，表達了對於可成功申辦亞運會的機會並不樂觀；我們香港各單項體育總會都有能力主辦大型賽事，主要是他們缺乏了主辦綜合大型體育賽事的統籌經驗，作為體育製作人只能歎聲無奈。

2006年多哈亞運會，多哈也是比較缺乏主辦大型運動會的經驗，所以該次亞運會聘請的統籌工作人員，主要是來自英國及澳洲，這一班工作人員專責統籌世界各地大型運動會，他們的製作經驗專業且非常豐富，包括開幕禮、閉幕禮、電視製作等。由於2006年我已經開始統籌2008年北京奧運前期製作工作，因此我計劃了飛多哈一轉，去吸收大會在電視製作方面一些經驗，希望能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方面使用，由於時間安排上比較緊迫，我在多哈只逗留了24小時，就要好好利用這24小時。

首先去拜訪沙特「半島電視台」，她是比較有資源的一個電視台，派出工作人員200多人共20隊攝影隊，獨立製作一條英語亞運頻道給全世界收看；之後到內地「中央電視台」探訪，「中央台」今次派出約400多名工作人員，除了製作亞運節目轉播回中國內地播放外，更協助大會製作公共信號，他們也當這次亞運製作是2008年北京奧運前哨；而我到訪多哈亞運會的最大目的是參考澳洲製作公司如何協助亞運會製作公共信號及如何把信號分發給各國所有電視台成員使用。

在多哈匆匆的24小時，由機場到IBC國際廣播中心，在內穿梭流連，再回到機場返香港，雖然時間非常倉卒，但總算接觸到多哈亞運會，也與一班2年只見一次國際體育傳媒人再次聚首暢談，相約4年後廣州亞運再見。但你問我多哈除廣播中心外是怎樣的一個城市，我卻一無所知了。

順帶一提，從幾千名在國際廣播中心內報道亞運的傳媒人的膳食（午餐及晚餐）全由大會免費提供及招待，可以看到2006年這屆多哈亞運會是真的很有資源，在這之前是從未試過的；之後一屆的2010年亞運會在廣州舉行，廣州大會事前也「打底」指：不可能跟多哈亞運會一樣，有這麼多資源去承擔傳媒的膳食呢。

回歸與重光

方寸不亂 方芳

既是回歸，也是重光。「香港國安法」在7．1前夕通過，回歸紀念日這天，與親戚外出茶敘，感受香港二次回歸的氣氛。

一年來的「黑暴」，香港人活在惶恐之中，在敏感的日子，如非必要，不作外出。即使工作需要出入，也要先看「黑暴」所發的圍堵預告。朋友住在九龍，不時需要入元朗探望父母，為了避開「黑暴」，她有自己趨吉避凶的「通勝」，月曆上註明：「12日不去機場，21日不入元朗，31日不去太子，7．1更是不能去港島」。香港人在「黑暴」陰影下熬足一年了，朋友說，希望她這本「通勝」過期不再使用。

回想「黑暴」橫行整整一年，有恃無恐，直搗立法會、衝擊中聯辦、破壞政府機構、把酒樓、店舖、港鐵、燈柱打個稀巴爛；繼而轉向市民，機場綑綁內地記者，火燒不同意見途人，圍毆的士司機至血肉模糊，清潔工遭奪命，大學火光熊熊如戰場……還有白色恐怖，網上起底，暴徒截查手機，驚心動魄，惡夢連連。

市民還以為活在無法無天的國度，何曾是法治的香港？暴徒破壞竟可享有「違法達義」的保護傘，市民守法卻得不到生命財產的保障，香港處於蠻荒的年代。

在黑暗歲月裏，人們唯一的指望，警隊挺起來止暴制亂，更盼望中央有力的措施，令香港回歸正軌。日盼夜盼，足足等了一年，中央終於出手了。

「香港國安法」猶如重拳，亂港組織紛紛解體，大小頭目爭相與已曝光的「港獨」組織割席或潛逃，留下了所謂金句：「離開不表示放棄」，以作明志。這些行為令人發笑，既是逃兵，還要欺騙走不脫的「手足」。看清形勢，怕坐牢也無可厚非，可恥的是，背棄「手足」，還要鼓動留下來的人繼續「抗爭」，自己則「享受天倫」或逃離他方，作遙距支持抗爭。

經過這一年折磨，不少家庭因此破碎，學生前途盡毀，這筆債遲早總要還。頭頭都雞飛狗走了，如果，留下來的「手足」還要搞事，那真是笨到無藥可救了。

福人福地——梁福元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梁福元曾經告訴筆者，「大棠荔枝山莊」這生意賺不了錢，但是他認為，在香港石屎森林下，能夠提供城市人假日全家老小休閒的好去處，這是造福市民，是有意義的事情，只要不虧本，他願意繼續做下去；這一次的新冠肺炎，政府資助了海洋公園，幫助了國泰航空，但是沒有資助他，他們是私人經營，獨立承擔盈虧，受到這一場疫情的影響，這半年他們的生意下跌了一半。

自今年2月初香港爆發新冠肺炎以來，已近半年，從6月開始，已漸放緩，由最初4人聚會放寬至8人聚會，改到現在50人。在這長達5個多月的宅家生活中，確令人感受到，人真是群居動物，人一旦離群索居，心情低落沮喪，自然失去對生活的動力，人一旦失去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等於機器失去馬達，生命的畫面不再是動畫，而是戛然而止的寂靜，幸好特區政府漸放寬了人群的限制。

近日走出彌敦道，人潮漸多，來往車輛也多了，熙來攘往，好像每個人的生命都開始動了起來，心情自然開朗，充滿能量。友人來電表示，宅家數月人也發霉，想到元朗平原散心，於是我約了幾位好友（大家都是相隔半年未見）一起到元朗十八鄉荔枝山莊——大棠有機生態園，接受大自然青山綠水的洗禮，呼吸負離子清新空氣。

莊主梁福元百忙中親自接待，我們先到他的茶亭飲茶，歎荔枝，聽梁莊主講荔枝山莊故事。他真是一位說故事的高手，也是原居民模範，他出身農家吃苦耐勞，發奮上進自強不息；40年前到廣東省華南農業大學學習如何栽種荔枝樹，到今天他的荔枝山莊發展成大棠有機生態園，園內有他引進的菠蘿栽種方式，數也數不清的菠蘿盆栽堆放在一起，像一大片菠蘿海，一望無際。有八類品種的葡萄園、士多啤梨園，曾遠近馳名的元朗絲苗米水稻田的插秧親身體驗，令人賞心悅目的荷花池，池內養着一群黑天鵝，還有孔雀、羊牛豬馬……他是充分利用廢物循環再做的實踐者，經過這些園區，飄來陣陣鄉下才獨有的牛羊豬馬糞便味，我覺得是另外一種香氣，貪婪地深深地吸了幾口，他指出那一堆一堆像小山丘的，就是動物的糞便拿來施肥，是天然的有機肥料。

做一個居港台灣人，我不得不讚嘆他的鳳梨酥，大棠有機生態園利用了他們所種植的菠蘿，做出比台灣鳳梨酥更好吃的鳳梨酥，真的，我沒有說假，不妨請讀者親自去試試味道。

最令人震撼的是，藍天白雲之下，青山綠水之間，豎起一尊18尺高、8噸重的關公像。香港太需要正能量了，關公的情義深入中國人心，無論香港、台灣或海外，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像，香港比較欠缺這麼巨大的一尊關公像，豎立在群山之下，山谷平原之上。筆者認識梁福元已20多年，看得出他也是重情重義的鄉紳。

■關公重情重義，深入中國人心。作者供圖

困在家中的日子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防疫期間，多日不出家門，不少人的生活習慣都不期然有了改變。對主婦們來說，一旦外傭留國未返，鐘點散工不便上門，家務乏人料理，就更不方便了。

口罩難得，不敢多用，也不想天天光顧食肆，迫不得已硬補烹飪技術，向鼎爺肥媽偷師，馬馬虎虎，弄個雞蛋叉燒炒飯，只要對了口味，老公囝囡讚好，漸漸也養成在家煮食的樂趣了；當發覺到豉油糖酒弄出來的雞翼，跟老牌食館味道相去不遠，還意外有了「成就感」。

所以說，閉關那麼漫長的日子，只有完全不動用腦筋的人才會呆着叫悶，只要坐下來想想繁忙日子中該做而未做過或未完成的事，趁這日子來做好，總有想像不到的收穫：買來放置多年的書是時候好好打開來讀了；家中四壁太多無用舊物趁清閒時可丟則丟，看着一室光鮮新環境，畢竟也是樂事。

就學就業中男生女生，每天借着貼身親切如伴侶的手機又何愁寂寞，社交不便，臉書上那麼多神交新朋友，真是各有各精彩，互通資訊得來的快樂，有時還勝過有事無事皮肉相見言不及義嘻嘻哈哈的酒肉之交，這不是自閉，只是闖闊社交的新天地。

心智未成熟少年，非常時期少點外出，少受污染，在家手機上網學習反而有更多好處，成年人慨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少年人更應問有幾多個一年，是的，一年，青春期每一年都寶貴，錯過18歲那一年學習光陰就3年也補不回來。

老年人也應不離手機，有些長者連兒子買給他的手機都不肯用，單獨外出時，自己不便，害得家人為他提心吊膽，何苦！

老人家都愛孫如命，小孫子懂事後迷上手機不理他就大感失落，總不知如果熟用手機，跟小孫子有了話題，其樂甚於「含飴」。

無論任何年紀，閉關的日子珍惜時光，自能發掘平日可能疏忽的人生興味。

■有了共同話題，就不愁有代溝了！作者供圖

移民和公民政府處理好未？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過去一年，安逸多時的香港人一下子經歷很多，安居樂業的家園變得陌生了；這個曾經是世界最安全、最自由也秩序井然的城市，突然暴力頻仍，硝煙彌漫，不是電光石火，而是持續升級，市容滿目瘡痍，市民失去了說話的權利和行動的自由，令人痛心，更令人不安，憤怒、恐懼、厭惡、迷惘等負面情緒縈繞。於是，移民潮又起。

香港變了，不再是我們想要的香港。情緒受影響，想遠走高飛或逃避現實，屬人之常情。只是，綜觀全球、社會亂象、民眾衝突、經濟蕭條、民生不濟，處處皆然。

移民去哪呢？捨棄長期建立起來的家園和人際關係，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從頭開始是否就會開心？能適應新的環境和生活嗎？許多人遲疑、徘徊。當年因「九七」而移民的港人及其後代，之後紛紛回流，賣掉的樓，再也買不回來，原先的職位被人坐去。不少人悔不當初。

這一次，聽說人們學精了，實行人走樓不賣，留條後路。將來在外混不下去，還有香港這個後盾可以依靠。他們還是香港人，還保留香港人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和經濟權利，有些甚至因為「留洋鍍金」而身價升，回來後享有多重福利——以這次派錢為例，遠居歐美並入籍當地的港人就同福利，一些有台灣和澳門戶籍的港人也享受兩份津貼。

雖然這是「百年一遇」的特例，卻令人聯想到公民身份和雙重效忠問題。假設這批移居海外並入籍的港人再回流，外籍港人佔比愈來愈多，他們掌握公權力的機會愈高。慢慢地，香港就由這些外籍華人或其親屬管治。當中國香港跟他入籍的國家有政治衝突時，外籍港人如何處理呢？又如何服眾？從5年前的「佔中」到去年的「黑暴」，國籍和忠誠度引致的問題已浮出水面，並迫在眉睫。

聯想到這次「香港國安法」涉及的審案法官問題。香港由於實行普通法，聘用的法官大多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對法官的國籍又不設限制（基本法第九十條只規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當審議涉及國家安全案件，而該法官又擁有涉事國家居留權時，他顯然有利益衝突，身份尷尬。

同樣道理，政府或公營機構的最高或重要職位，若由不以香港為家的外籍人士擔任，在制定政策或招標時，有沒有「照顧」一下其入籍國或未來退休打算入籍（主要家人是該國公民）的國家及其財團的利益呢？當然，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在人才引進或引用上，應該更包容和開放。問題在於平衡，而回歸23年的香港掌權者們平衡好了嗎？

報恩

百家廊 付秀宏

小時候，聽老太爺講古。他講了一個母狼報恩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東子和爺爺一起放羊，當羊群走至一片肥美嫩草的下坡時，東子發現羊群中間出現了一隻大灰狼。他大聲喊爺爺開槍，爺爺趕過來，真的看見一隻大灰狼在羊群中跑。爺爺馬上取下獵槍瞄準。正要扣扳機時，他看大灰狼跑得搖搖晃晃，沒碰一隻羊，只穿過羊群，向山坡上跑去。爺爺放下槍，對東子說：「這是一隻正在餵奶的母狼，舉動反常，很可能附近有狼窩。」東子帶着牧羊犬在坡下尋找，果然發現了狼窩，離母狼出現的地方不到100米。

東子這才明白，原來母狼剛好是為轉移人的視線，捨身保護牠的幼崽。爺爺用耳朵貼在洞口聽，然後對東子說：「這些狼崽剛出生，饒了牠們吧！」說罷，爺爺拉着東子回家了。後來，東子跟爺爺在這個山坡附近放了20多天的羊，沒有一隻羊被狼咬死。隨後，他們趕着羊群到了另一個山谷。

爺爺騎馬觀察這個山谷四周時，發現這裏有許多牛羊的骨架。他意識到，這裏可能有兇猛的野獸出沒。憑經驗，為防止夜晚猛獸襲擊羊群，必須做好對付的充分準備，於是先點起篝火。深夜，兩隻牧羊犬猛吠起來，離開主人箭一般地朝羊圈方向衝去。可惜，兩隻牧羊犬很快都被對方咬死了。

爺爺端着獵槍跑過去，東子舉着火把跑在爺爺身後。火光中，只見一隻雪豹向爺爺撲過去。爺爺舉槍對準雪豹射擊時，雪豹一個閃身，轉向東子撲來。爺爺怕誤傷孫子，只得用槍托猛砸雪豹的腦袋。雪豹放開東子，狂吼一聲將爺爺撲倒在地。就在這生死關頭，黑暗中傳來幾聲狼叫，猛然從後面咬住了雪豹，只聽雪豹慘叫一聲，放開爺爺，掉頭撲向一前一後兩隻狼。狼見雪豹轉過頭來，很快把雪豹引到一塊平坦草地上，狼、豹雙方對峙着。這時，爺爺再次舉槍對準雪豹，雪豹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轉身騰空一躍，將爺爺撲倒。

說時遲，那時快，兩隻狼也躍到雪豹身邊，一隻狼在前面佯戰，另一隻狼則乘機咬住雪豹的肛門，雪豹痛得慘叫一聲，轉過頭來報復咬牠肛門的那隻狼。誰知這隻狼緊咬着雪豹肛門死死不放，並拚命拖、拖、拖，終於把雪豹的肛門連着腸子拖了出來。最後，雪豹抽搐着，再也不動了。爺爺很快認出了那隻母狼，恍然大悟，對着驚喜交加的東子說：「是這對老狼夫婦救了咱爺孫倆的命呀！」

為什麼老狼夫婦會捨生忘死浴血苦戰雪豹呢？原來，爺爺和東子讓狼崽安然無恙的恩德，時刻銘記在母狼心中。母狼報恩是一種異地不捨的保護追隨，保護爺爺和東子彷彿就是此生使命。狼且如此，何況人乎？常懷報恩之心，才能感受到人生的重大意義。人生路途之上有恩人相助，是前世修來的福氣。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

2019年9月10日，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卸任，他從一名英語教師到擁資2,000多億資產的阿里巴巴之父，乃至受邀成為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馬雲憑其智慧和膽魄成就了財富神話。回顧傳奇人生，馬雲說最感恩自己的導師——澳洲「父親」肯恩莫利，對方不僅在他落魄時資助過200澳元，而且為他打開了第一扇世界之窗。30多年後，馬雲拿出2,000萬美元回報老人的知遇之恩，是當年200澳元的13萬倍。

梅蘭芳童年時，父親早逝，言不出眾，貌不驚人。8歲那年，伯父梅雨田請來一位朱姓師傅教他唱戲。一開始，朱師傅教梅蘭芳還不厭煩，可梅蘭芳怎麼也記不住戲詞，後來就沒耐心了。名角吳菱仙找到梅雨田，說願分文不取教梅蘭芳。為什麼呢？報恩！吳菱仙年輕時，和梅蘭芳爺爺梅巧玲在一個戲班子裏。有一次吳菱仙家裏出事了，急等用錢，可他沒錢，這件事情被梅巧玲知道了，趁屋裏只有他和吳菱仙時，梅巧玲扔給吳菱仙一個紙團，說：「菱仙，給你個檳榔果，潤潤嗓子。」吳菱仙撿起紙團打開一看，居然是一張銀票，等他要感謝時，梅巧玲已出去了。就這樣，梅巧玲幫他解了燃眉之急。吳菱仙感激不盡，沒來得及報答梅巧玲和梅蘭芳父親梅竹芬，他們都過世了。吳菱仙不忘梅蘭芳祖父輩的恩情，在他的精心教導下，梅蘭芳學業突飛猛進，最後一舉成名。

報恩，該出手時就要出手；不少報恩行動，一般在有能力時，要馬上履行。更多時候，則需要沉寂很久很久，因當時被施恩者實在沒能力報答。在山東讀小學一年級的袁亮，曾收到過一筆300元的匯款單資助費。這筆錢改變了他的輟學命運，當時的受助卡一直帶在他的身邊，用來激勵自己努力。後來，他成為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的博士生。最終，袁亮跨越一千多公里來到江蘇常州，找到恩人袁成，並當面致謝。

1980年春，作為四處遊走的養蜂人黃耀明，來到遼寧省朝陽縣東大道鄉哈拉海村附近一處較平整的山坳裏放蜂。當時，他的大女兒5歲，小女兒尚不滿周歲。突然，一場罕見的大風呼嘯而來，風靡肆虐不止。他們做飯的工具只能是煤油爐，可在這大風天，怎麼做飯啊？正發愁時，當地村民張雲龍家的兩個女兒，相互攙扶着向他們走來，原來是她們的媽媽派來請黃耀明去她們家躲一躲的。兩個孩子帶着黃耀明一家人，手拉手艱難地跋涉回到村子裏。那時候，張家8口人6個孩子，全靠張雲龍夫婦種地為生，生活艱難可想而知。但張家人硬從牙縫裏省出糧食招待他們。「那時，自家生活都成問題，卻接待我們全家，我們一住就是十多天，真是救了我家人的命啊！」

2018年春節前，黃耀明歷經多次探尋，得到恩人家的確切地址，也知道了張雲龍即將辦90大壽，便決定不遠千里為恩人祝壽，並表達心中30餘年來的謝意。大年初七，黃耀明與張雲龍老人緊緊擁抱在一起。進到室內，黃耀明一家人齊刷刷跪在恩人面前，這一情景讓圍觀的人忍不住熱淚盈眶。

在報恩的世界裏，善念是千年不敗的蓮種。因慈悲而起的報恩，是盛開了萬年的蓮花。人心都是肉長，從來不怕陳年，只要活着怎能忘卻。

波浪岩與約克小鎮

琴台客聚 伍呆呆

女兒的期末考試結束了，西澳州的疫情解封也進入第四階段，可以在州內進行長途旅遊和小範圍的聚集，便和她的閨蜜們計劃了一次波浪岩之遊。

波浪岩離我們居住的珀斯市區有近400公里的距離，加上之前有過長時間行駛在無人區和在路上撞到袋鼠的經歷，便在租車網上訂了一輛大型的越野車。取車時看到威風凜凜的大車子像是一匹強健的大馬，在家憋悶了幾個月，一心想要趁此次出行去放飛自我的我們心裏頓時都有了滿滿的安全感。

我們的遊玩一向是自由散漫的，看見路邊有牧場，便停下來看看馬、逗逗羊；看見路邊有大片的綠色麥田，便又停下來衝進麥田迎着陽光瘋狂地跳躍一番；看見前方的公路一眼望不到盡頭，又起伏得如畫片一樣優美，便又把車往路邊一停，奔到路中間拍上幾張「公路大片」……如此，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已近黃昏，正是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觀」的波浪岩最美的時分。

天空湛藍，陽光耀眼，站在岩層下面朝上望，一片滔天的巨浪閃閃發亮，似乎正要劈頭蓋臉地捲下來，卻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瞬間凝固，停留在半空。據說這是一塊在27億年前被埋在地下的大石頭，時光流逝，岩石表面被慢慢地侵蝕鬆化，大自然隨心所欲地把它打磨成了如今的模樣，給後人留下了驚歎的理由……於是一行人便吱哇亂叫着衝到那片岩石下，驚嘆着觀賞，驚嘆着拍照，成了一群名副其實的「遊客」。

直到夕陽西下，暮色四合，袋鼠如鬼魅一般從樹林中冒出來覓食，在崖頂上被眼前嶙峋的「天外飛石」和遠處遼闊的天際吸引得無法挪動腳步的我們，又臨時決定留下在景區的汽車旅館過夜。波浪岩的星空沒有辜負我們的對它的熱忱，當黑暗來臨，繁星鋪滿深藍的天空，那條光亮的銀河亦彷彿觸手可及。女孩們在冰涼的寒風中的感歎如夢如幻，而本呆這個已駕車幾百公里，又在波浪岩爬上爬下了半天的疲憊的「老司機」則早早地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又去了回程必經的約克小鎮。

小鎮很小，我們的「大馬」停在市政廳路口，幾乎一眼就可以望到那條唯一的主街的盡頭。幾個人便下了車，信步在街上遊蕩。這個西澳第一內陸殖民城鎮在午後的陽光下一片靜謐，頭頂有雲朵漂浮的藍天，臉上有不時拂過的微風，街角有詩意的紅房子，小巷深處，舊民居石牆上的白灰剝落，斑斑駁駁地刻着歷史的痕跡。

市政廳很小，大門低矮而莊嚴，兩邊的小辦公樓都保留着尖頂，散發着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情。市政廳門口的小公園裏倒是有兩隻龐然大物，一隻草編的大烏龜被關在鐵絲籠子裏，另一條草編的大鯉魚則靜靜地立在青草地上，兩者遙遙相望，彷彿是秩序與自由在對話。

市政廳對面的建於聯邦時期的大教堂也很小，卻很高，陽光灑下，淡黃色的建築璀璨無比，像是環繞着一層聖光。因為不是主日，教堂大門緊閉。即便立在圍欄之外，仰望教堂頂端的十字架時，也能令人心底生出一股敬畏。

在小鎮停留的時間不長，卻恍若穿越了很遠的舊時光。

離開的時候，「大馬」吭哧了半天都發動不起來，便又恍惚：或許它也沉浸在小鎮的慢時光裏不肯走罷。 （澳洲漫遊記之二十三）